

刘舜强

日本书画

装潢研究

文物出版社

日本书画装潢研究

刘舜强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王 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书画装潢研究 / 刘舜强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010-2339-4

I. 日… II. 刘… III. 书画装潢-研究-日本 IV.
J2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193 号

日本书画装潢研究

*

刘舜强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1/32 印张: 7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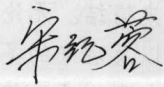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10-2339-4 定价: 56.00 元

序

书画装裱是对书画进行装饰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保护、修复书画文物的重要方法。在中国，书画装裱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物修复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书画装裱技术传到了日本以后，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不断展开，日本的书画装裱在国人面前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目。

刘舜强同志曾经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的装裱与修复工作，后求学日本，现在专心于书画装裱的理论研究工作，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刘舜强同志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对日本的书画装裱、修复理论和方法加以总结，完成此书。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将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书画装裱的由来、发展历史、相应的款式与流派、材料、工具与操作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书画艺术、日本文化和传统工艺的人员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2007年7月5日

前言

书画装裱又称为装潢，在历史上还曾使用过“装治”、“潢治”、“装池”、“装褙”、“装背”、“裱梢”等称呼。“装”原本是装饰、装束的意思，“潢”则是指为纸张进行染色。因此，装潢一词最初是指将进行过裁治染色的写有一定内容的纸张，制作并装饰成可供阅读或观赏的形式。书画的装裱是伴随着书画创作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工艺美术，它对于更好地表现书画的内容和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书画的修复则是延长古代艺术品的寿命，对书画进行长期保存的一项基本措施。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珍贵的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能够幸存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装裱与修复的缘故。可以说，装裱与书画休戚相关，紧密相连。

中国的书画装裱技术始于两晋，经过隋代的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基本完善，在经过宋代的大发展后，到了明代，书画装裱的款式、使用工具、技法开始逐渐定型，在清代经过进一步完善后形成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书画装裱技术。

在历史上，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与中国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情结。无论是汉代的“委奴国王”、还是魏晋时期的卑弥乎女王以及后来的圣德太子都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始终注意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自圣德太子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开始，日本的文化艺术也开始以中国文化艺术为范本进行模仿和创

作。这样的模仿表现在建筑、雕塑、金属工艺、瓷器、漆器等各个领域，在书法绘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日本在模仿中国的书法、绘画过程的同时也学习了中国书画装裱的技法，并一直以“装潢”一词对这种工艺进行诠释。日本崇尚佛教，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书画装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的日本书画装潢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佛教。从平安时代后期开始，日本的文化逐渐脱离对中国文化的模仿，形成了有着浓厚日本特色的文化，诗歌、书法、绘画都开始呈现出新的面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书画装潢逐渐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镰仓—室町时代，乃至后来的江户时代，在日本的武家文化、茶文化、市井文化以及来自中国的文人风的共同影响下，日本的书画装潢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成为了日本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怎样，日本的书画与书画装潢作为东方美术的一个分支，与中国书画艺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和中国的书画及书画装裱艺术有诸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目前关于日本文化研究的书籍已经不在少数，其中一部分涉及日本的书法、绘画艺术，但是对于与日本书法、绘画艺术密切相关的日本书画装潢方面的书籍还尚未见到，毋庸讳言，书画装裱技术在中国一直被视为书法、绘画艺术的附属工艺看待，没有人把它作为独立的一类艺术、一种文化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更没有人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加以讨论，因此，针对中国书法、绘画之外的日本书画装潢，其研究工作则更是无人问津。

本书对日本书画装潢的由来、发展的历史作了初步的研究，对日本书画装潢的流派、装潢样式等进行介绍，同时对相应的选材、工具、技法也作了简要的陈述。目的是希望读者对日本的书画装潢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日本美术乃至整个东方美术的形成与发展。

“装裱”和“装潢”在整治书画作品的过程中，描述的基本上

是一个概念,但在中国使用“装裱”一词较多,在日本使用“装潢”、“表具”等词汇较多,因此本书在谈到涉及日本的方式时使用“装潢”一词,表达中国的方式、方法时使用“装裱”一词,以此进行区别。

由于作者才识有限,加之资料不甚完备,因此书中必有谬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书画装潢技术的东渐与发展 1

第二章 日本书画装潢的基本样式 33

第一节 挂轴 33

第二节 对幅 50

第三节 卷物 52

第四节 额装 54

第五节 衝立 56

第六节 屏风 57

第七节 襖 63

附录一：以挂轴画为例的日本书画作品 创作用纸的种类及尺寸 65

附录二：日本书画创作用绢的种类 66

第三章 日本书画的装潢流派 68

第四章 日本书画装潢修复的材料	72
第一节 纸张	72
第二节 表装裂	79
第三节 浆糊	87
第四节 染料	93
第五节 胶	96
第六节 金箔的使用	100
第五章 日本书画装潢修复中使用的工具	103
第一节 刷毛	104
第二节 刀具	108
第三节 其他工具	110
第六章 日本书画装潢工作室的室内陈设	118
第七章 日本书画装潢修复技术	121
第一节 以挂轴为例的日本书画装潢修复技术	121
第二节 日本卷轴的制作	140
第三节 屏风的制作	142
第八章 新工具和新技术在古书画修复保护中的使用	146
第九章 日本书画装潢修复的理念	148
后 记	152

第一章 书画装潢技术的东渐与发展

在日本，以书画装饰、保存为目的而将作品制成卷轴、屏风、匾额等形式的工作被笼统地称为“表装”，即中国所说的“装裱”。创作完成的书画作品经过表装有了一定的格式，增加了原有的艺术效果，对室内空间的装饰作用加强了，同时更有利于人们对作品进行鉴赏和利用。因此，表装成为日本书画艺术品的一个重要装饰手段。此外，书画作品经过表装有了支撑的载体，更有利于作品的利用和长期保存，所以表装也是日本书画作品的重要保护手段。除“表装”之外，日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有“经师”、“装潢”、“表具”、“表背”、“へうほうゑ”、“表补衣”、“表背衣”等称呼。（山本元著《新修裱具の栞》，芸草堂，1937）而以上这些称呼的变化，又是根据日本书画的装裱对象、装裱用途的扩大与发展，在特定时代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的。

通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实物资料判断，日本的书画装潢源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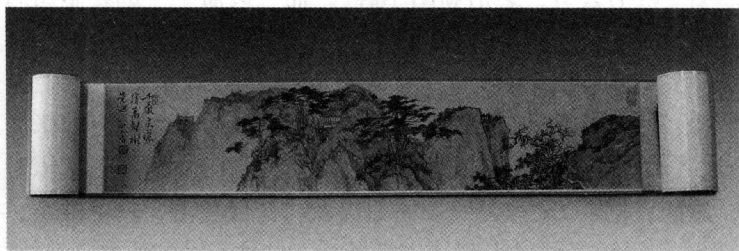
在古代，造纸技术尚未被发明之前，先民主要使用简牍、缣帛等作为文字、图像书写、记录的载体，而其中又以竹简最为常见。关于简的制作，古书上有明确的记载。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写道：“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刘向《别录》中说：“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

青，亦曰汗简。”在古代一根竹片叫做“简”，每一根简是组成整部著作的基本单位，一部书往往需要由多根简组成。把许多根简编连到一起，就叫做“策”。“策”字也可以写成“册”，据《说文解字》，“册”是象形字，像竹简以绳子穿过。一根竹简多则写十几字少则几字，不能容下更多文字，因此长篇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后进行书写。在当时，通常一篇文章就是一“策”，所以“篇”成为当时的计数单位。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当时，竹简书写时要由上至下，一篇文章由若干根竹简以编绳编缀。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以这种形式保留下来的“简”、“册”多见。这样的缀简成册的工作成为后世书画装潢中“装”的雏形。而在此之前，防止竹简生虫，需要对制简用的新竹进行烤制，使新竹内的水分蒸发，这个过程叫做“杀青”。因此，对竹简进行制备的工作，成为后世书画装潢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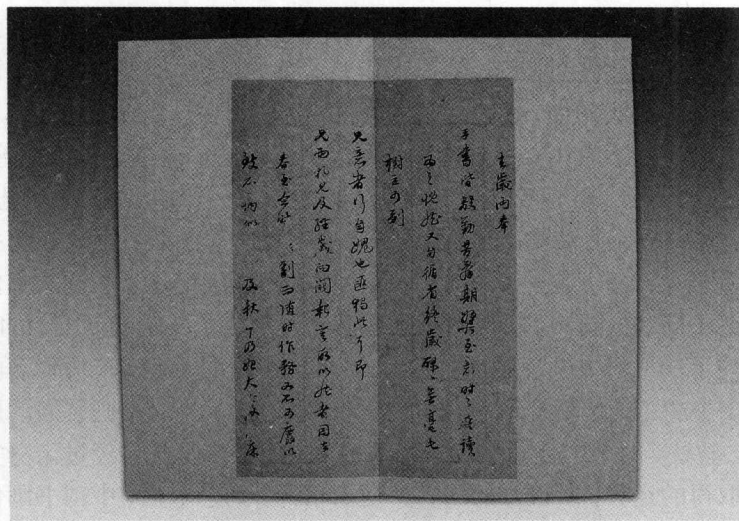
此后，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利用树皮、废渔网、烂麻布等经蒸煮，加入纸药，发明了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张。由于造纸技术的发明，古代文献通过纸张和笔墨被记录下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传播。但是早期的纸张由于制造技术的不完善，容易生虫而发生损坏，因此通常在纸张书写之前使用黄檗进行染制，以达到防虫去蠹的效果。黄檗，又名黄柏，是落叶乔木，木质坚硬，多作建筑材料使用，茎可制黄色染料，树皮可入药。用黄檗染过的纸张颜色发黄，故称为黄纸。用黄檗汁浸染书写用纸，是为了保护书籍不受虫蠹，这种方法在古代称“入潢”。刘熙《释名》中解释“潢”为染纸，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浸檗汁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写讫入潢，辟蠹也。”是讲古代书写用的纸张一般先用黄檗汁染过。而将零散的经过书写染黄的纸连接在一起的过程则被称为“装”。从2世纪到6世纪，在中国书写文献所用的纸张既要入“潢”又要经过“装”，但目前未发现当时文献中有将“装”、“潢”两字连用的情况。“装治”是指有关书画装裱事宜的最早用词，南朝梁中书侍

郎虞酥《论书表》：“装治卷帖小胜。”而“装潢”一词在隋唐时期才出现。

纸张成为书写载体后，为了使纸张得以长期保存，就要对其进行装潢。书画装潢技术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东晋以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有《论装褙褙轴》一节，其中明确记载：“宋时范晔，始能装褙。”又，唐代张怀瓘提及“晋代装书，真草混杂，褙纸皱起。”说明晋代已出现了书籍装潢，只是装潢的质量不高，“褙纸皱起”。虞酥《论书表》：“在新装二王书录之外，繇是拓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辙好起皱。”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国书画装潢技术至迟在两晋时期，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当时的书画装潢技术尚属初创，无论是装潢方法、选用材料、装成样式还都不甚完善。到了唐代，书画装潢技术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得以完善。宫廷中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装潢工作的工匠。《新唐书·百官志》载：秘书省下有装潢匠十人。《旧唐书·职官志》载：弘文馆有拓书手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唐六典》则详细记述了不同文书使用的不同装潢材料。唐代的书画装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同时出现了最早对书画装潢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章，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论装褙褙轴》。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当时书画装潢的用料、技法、时节与注意事项等一系列问题，很多是作者经过亲身实践取得的经验，所谈及的内容广泛而精辟。到了宋代，中国书画创作有了很大发展，书画装潢事业也十分兴盛，卷轴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宣和装”、“绍兴装”等装潢形式，著名书法家米芾还创制了“横批”这种横长竖短的装潢形式。有明一代，中国书画装潢进入了鼎盛时期，出现了系统介绍书画装潢的书籍《装潢志》，此后，中国书画的装潢在样式、尺寸、用料上都逐渐规范定型，立轴（图四）、手卷（图一）、对联（图三）、册页（图二）、镜片（图五）等款式一一具备，到了清代中国书画装潢进一步发展，立轴、手卷、册页等又各自包含有不同的形式。



图一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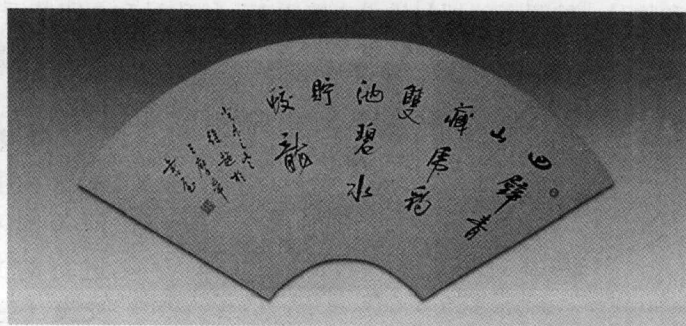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书画装潢技术是在6~7世纪随着佛教经典从中国传入日本,并在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不断发展的。

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很早就与中国文化有了接触。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山海经》中有“盖国在钺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当时人们还没能确切地掌握日本的地理位置,但已经知道“倭”的存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乐浪海中有倭人,



图三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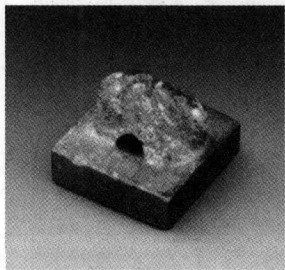
图五

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乐浪”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可能是黄海、东海一带，其中的“百余国”则应指的是日本列岛上的各个部落。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日本处于弥生文化时期。当时，来自大陆的农耕、磨制石器的制作和使用，使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工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在九州的一些族长古墓中发现了从中国传来的青铜宝镜和利器。《后汉书·东夷传》中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这是中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文献中记载的这枚金印正是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被发现的汉光武帝赐予的“汉委奴国王印”，现藏于日本福岡市博物馆（图六、图七）。虽然，这里的“倭奴国”和“倭人”指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日本全境和其中的日本人，仅仅是现在日本列岛上的部落。但无论怎样，当时的汉文化已经通过朝鲜半岛和沿琉球群岛的太平洋海域传入日本列岛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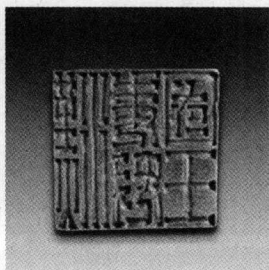
日本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三国志·魏书》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3世纪时，日本约有小国百余个，其中最大的是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女王称“卑弥呼”，卑弥呼女王曾多次派遣权臣到中国访问，并向魏王奉献过奴隶和物品。魏明帝曾授与她“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紫绶，并

回赠珍贵物品。

随着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国不断进行的文化交流，《论语》等书以及被



图六



图七

译成汉文的佛教经典也逐渐从大陆传至日本。

文献记载,日本在古坟时代(3世纪末~6世纪中叶)就与外来文化开始了大规模的接触。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来自百济的王仁、阿直岐等人携汉文典籍东渡日本传播大陆文化。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卷的《应神天皇记》载:“……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壹疋、牝马壹疋,付阿知吉师以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应神天皇)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迺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此和迺吉师者,文首等祖……”文中的和迺吉师就是王仁。王仁是汉高祖的后裔,作为百济的贤人东渡日本后,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中文典籍,从那时起中国的图书文献开始不断传入日本。在当时以王仁等为首的来自百济及中国的“渡来人”,向日本传播了以汉文和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日本,从事文字工作的大陆移民都被称为“史”。其中由他们的子孙形成的古市“西文首”家族和大和“东汉直”家族,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古事记》中提到的《千字文》一书肯定有误(《千字文》产生在王仁东渡日本后200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图书文献在3世纪已经传入了日本。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文献是以“卷”的形式传入日本的。“卷”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潢形式,无论这些文献是竹简还是纸质文书,都可以说明在横向上进行装潢以便于浏览的书籍形式在日本已经出现,可以认为,同中国一样,书籍装潢是日本书画装潢最初的萌芽。

有关日本早期的对外交往,在日本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413年至502年的约90年时间里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中国的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这一时期,中国史书上称之为“五倭王时代”,五倭王时代的大和国(日本的前身)国势较为强盛,经济有了一定

的发展,通过对中国的朝贡,日本学习了汉字。5世纪后,流入日本的大陆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冶炼、制陶、纺织、金工技术,为日本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做出贡献。来自朝鲜半岛的工匠制作了极富代表性的陶器须惠器。玉类先后有勾玉、管玉、锹形玉、车轮玉等,材质和形制上都很丰富。金属工艺技术上盛行大陆传来的镀金、透雕、镶嵌、雕金等。一些古坟中有以矿物颜料绘成的壁画,表现人物和各种纹样。在此后的6世纪初,中国的北魏时期,作为通晓汉文经典的学者五经博士进入了日本。五经博士中,较为著名的有段杨尔、高安茂、王柳贵等人。五经博士为日本带去了医、卜、算、历等书。当时,汉文在日本上层社会逐渐推广普及,从《宋书·夷蛮传》所载的倭武王(雄略天皇)的表文来看,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经相当高。

6世纪,日本最大的一个部族——大和家族征服了日本全境,使日本全国得到统一。大和朝廷鼓励从大陆学习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技术知识,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6世纪末以来,在文化领域方面,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应当是佛教的传入。中国文献记载,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中国僧人司马达等始至大和,居坂田原,传布佛法,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日本文献记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的圣明王将一尊佛像和一些经典赠献给日本当时的钦明天皇。这通常被认为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标志。又《隋书·东夷传》有“(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的记载。佛教的传入,成为日本历史上,也是日本书画装潢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从这时起,日本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便以佛教为中心展开。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日本的绘画艺术获得迅速发展,日本的书画装潢事业随之有了一定的发展。

6世纪中前期至710年的这一段时期在日本被称为飞鸟—白凤时代。飞鸟时代,约始于佛教开始传入日本的6世纪前半叶,止于